

对于后来享受历史幸运和巨大民族灾难补偿的人们来说，
本书无疑是一本值得知晓的编年性史诗。

书内全部情节，都在围绕、解密一个像

伸出两支胳膊的“申”字形符号谜底所

局限的非宿命道路而展开。作者并进

一、将其理解为：一首律诗的一整格律、

一支奏鸣曲的特殊曲式、一次哲学意义

的上升螺旋、一场史前史的缜密回顾。

迷

乱的诗情

3

淮水悲
欢快奏
鸣曲

谜

孙路静 著

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

对于后来享受历史幸运和巨大民族灾难补偿的人们来说，
本书无疑是一本值得知晓的编年性史诗。

迷乱的诗情③

淮水悲欢奏鸣曲

孙路静 著

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

第三部

动欲静

诗律——转

奏鸣曲式——再现部：沉郁的行板

树欲静而风不止

第六十四回

能以出身致体魄
独怜幽草孤山生

单风河强娶道珍
周铁锥衰染重病

知青点院里院外已清扫的干干净净。于立几个进院里，李王氏含笑把他们让到屋来。女生们围着她，亲热地叫着奶奶长奶奶短的。单风河和单锦喜一起进来。把于立、李焱介绍给李王氏后，单锦喜问：“干娘，饭烧得了吗？”李王氏笑答：“那还不快！”单锦喜说：“书记陪于立他们知青吃饭。小于，过午后，我领恁们满村子里再转悠看看。恁们这八个人，俺们也不想拆得忒散了，俺孤山村现俩队。恁们四个分在一队，也叫前队，四个分在二队，也叫后队。具体的恁们自己看着分拨吧。”于立答应了。

单风河扫视了晋寅华她们一眼，说：“这几间屋原是大队的公房，过去大跃进那阵子也是两队的社员食堂。恁们来了，屋院里外才腾出来。小于，恁们看这样住吧，男左女右，中间是一进堂屋，外面那间房，原来就是小火灶。头些天，让俺老奶奶帮着恁们做做饭。他们前后队的商量好了，恁们八个人，分队不分家，还是合伙吃饭。柴火两队的场院上有的是，和保管员说说，豆秸、秫秸、麻秆、棉柴伍的，随便烧。”于立点头，笑说：“单书记为我们考虑得真周到。”单风河有些自得了，继续说：“恁们来了嘛，就是自己人了，不要客气。今后但凡有啥难题，跟俺说，俺包了。俺们大队委也研究过了，今后，由单锦喜副书记分管恁们，有啥事儿可以跟他反映。喜爷，恁还有啥说头不？”

单锦喜笑说：“该说的书记都说了，俺再捋点儿狗肉账。也不知道恁们到底来俺这落户多长时间，有些小账说在头了都方便。听公社骆书记在会上说，恁们第一个半年的粮食，是壑集粮站供应，一人一个月三十斤，好面、杂面和大米各三分之一。另外每人每月发十块钱，里头包着买粮食的，其它的是零花。安家费，每人320块，木料每人三分方。今年现刻天寒地冻，动不了土了，明年开了春再考虑盖房的事儿……”，说着话，前后队的队长单风筹、单风余带着前后队的许许多多，吵吵嚷嚷的就要拥进院里来。那单风河身穿一身蓝布大氅，在一帮身着蓝黑土布扎腰棉袄的人群里分外抢眼。

单风河说：“喜爷，瞎仔细的事还不老少，一次逗不了那么多，以后再说也不晚。他们都进来了，先让社员大伙们会见知青嘛。”单风奎上前和李焱握手，单风河笑着介绍：“这是大队的民兵营长。”单风奎高兴地裂着嘴，露出一口黄板大牙，说：“早听说了恁们要来。今天见了面，都是好兄弟姊妹啦。”后队的小米儿几个和前队的小苏儿、小环儿、雨霞儿、小环儿、桂莲儿几个，欲进又退地看着白鸥她们，眼睛里充满了好奇和钦羡。李王氏浅然一笑，指着招呼：“几个大妮子儿都过来嘛。她们和恁们年纪争不多，来说说话儿。”

小米儿的脸色发红，忙低头遮掩着还是走了过来，和晋白宋常见了面。宋

爱莲拉着她的手,看了看,惊声叫道:“哟,你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哪?”白鸥几个也注意地看了看她,都在心里暗暗赞叹不绝。小米儿的脸儿更红了,招呼那几个都过来了,“叽叽咕咕”的众女一会儿就说成了一片。单风河见人来了满满的一当院儿,开口道:“大家伙儿都来了,俺就说说吧。市里的知青八个人,响应毛主席的号召,带头落户在咱这地块,俺们也呱呱呱,表示欢迎啊!”院里的掌声响了起来,却是不甚热烈。

单风河接着说:“大家也看见了,别看他们知青的人,长得人高马大,可都是些细皮嫩肉的,一始当然不能和俺们乡巴佬老胳膊硬腿的比。估计今后是不走啦,扎下根儿来,和俺们一道生产劳动,挣工分过日子,大家都多照应着点。单风余,分给恁二队两男两女。其他的给一队单风筹。”两人应承了。“来明英在吗?”一个富态的妇女在院门口答应:“俺在这!”单风河无端笑道:“大队妇女主任要多关心恁的小姊妹们了,有特出情况的时候,要多照顾些来。啊?”男人们不言自明地讪笑起来,女孩子堆里的都敏感地红了脸。“好啦,大家回去吃晌饭吧,后晌儿还要抬大筐、出大力。”众人散了。

单风举和一帮子大小子磨蹭在最后,想和于立他们说说话,被单风河一瞪眼,一断喝:“都去吧!没见人家要用饭了吗?”这几个怏然退了出去。单风举对单风禄说:“俺也看出来了,那个大块头儿,就是64年春上来咱队参观劳动,偷吃俺们藕种的那个。”瘦皮搭挂模样的单风广说:“都五六年了,亏恁偏还记得着。”“咋不记得,他的块头比那时候更精实了。还有那个领头的,也是那次一起来的。他姐的,真是邪性来,又碰到一块了。”众人讥讽道:“叫恁那时候瞎认真!”“看人家大个子以后咋对付恁。”单风举说:“咋的?他要仗着个儿大,俺才不怵呢。马六牛大骡子大不?管管用?还不乖乖儿地听人的?”大小子们哼唧唧地摇摇头,散了回家。

晋寅华几个都跟李王氏到“小伙灶”屋干活去了。李焱对于立和张愉悄声道:“我咋看孤山,好像跟原来不大一样了?”张愉说:“我也有感觉,那次显得到处生机勃勃、人欢马叫。这回咋有点闷得慌?”李焱说:“刚才路过那个水塘,除了冰碴子,啥也没有见到。”张愉说:“路旁边的猪圈又破又烂的,连猪粪味儿都没有。”于立说:“兴是冬天吧。等一会儿咱们和书记到村里走走看看。”李焱惊诧地看着屋当间儿两张桌子拼成的饭桌,说:“这桌子咋像课桌一样?”张愉看看,桌腿旁边写着“沿河路中学用桌”几个油漆字,说:“可不嘛?是邝卫华他们学校的。”李焱说:“椅子也是学校的那种。看,真是二中的。咋跑这来了?”

单风河进来,含笑道:“恁们初来乍到俺们农村,恐怕吃不惯俺们这里的粗茶淡饭哩。”于立说:“没问题,我们能习惯。”白鸥端着一瓦盆白芋粥进来,李王氏挎着馍馍篮子在后头跟着,歉意地说:“白芋面,白芋馍,离了白芋不能活。到俺这,成年论辈子的就是吞咽这白芋轱辘了,还得接到明年麦子打下来。”说着,把盛在黑釉大碗里的砸干辣椒末儿、拌萝卜丝儿、臭豆子和一小盘腊肉摆上了桌子。

常鲤波给每人盛了碗高粱面糊糊煮白芋段儿的稀溜粥。单风河看人都进来,说:“大家吃呗。这大冬天的,实在没啥好招待的,只好凑和了。”好在于立他们都是“长征”过来的,并不客气,坐下便吃了起来。白鸬笑模儿盈盈地要拉李王氏就坐,李王氏说:“恁们进庄子前俺才吃过了,还不饿哩。”白鸬只得作罢。

那白面饼皮儿下套着的是白芋面,又黑又粘又巴牙,李王氏看着他们吃得并不挑剔,心里挺高兴,又见他们饭都快吃完了,那盘白生生切得菲薄的腊肉,只有单风河动了一筷子,任他劝,就是没人动筷子。李王氏说:“造孽呀。这些年,乡下除非过大节,轻码地见不到点子荤腥儿。”说着,把盘里的肉片儿用筷子给各人均分了,又说:“吃了白芋,叫凉风一吹,非醋心不可。多吃点咸菜,肚子里略略地有点油水,就能压着醋心头儿反泛上来。”不是李王氏不准备,实是前几天为迎接市里的视察团,把队里仅有的卖肥猪钱都嘬嗤光了。骆旺树答应从公社拨款救济款来,到现在也没拿到,哪里还有零钱接待于立他们?

才吃完饭,单锦喜叼着烟袋杆儿笑眯眯地走进来。李焱掏出玉笛烟卷儿来,给了单风河一支,单锦喜摆手不要,说:“恁的那个没劲道儿,俺这是香油引子拌的,力道大些。”说着蹲在地上,掏出细竹筒罩着的纸灰火媒儿,用火镰子在火石上打出点点的火星儿来,引燃了火媒子,点上烟锅儿,美美地抽了起来。张愉看得仔细,心里想,都快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了,乡下还有用如此原始的方式取火的?这比钻木取火时代也先进不了多少,同属于古代的生活方式了!单锦喜居然看出了他的想法,喷了口烟,说:“要说俺们乡下人,粮食好孬能混饱了肚子,就是缺零花钱,连盒火柴都舍不得买。俺们小孩子他姨家,一村人见天就靠队里喂牲口的早起一根洋火,全村人拿把柴引来火做饭哩。”单风河笑说:“恁们别听俺喜爷穷咧咧,哪里就难到那份儿上了?小于、小李,吃完饭,咱们到村里边转转?”

一行人先从后队场院看起。李焱在单风河办公室里,又看到了不少课桌、课椅擦起,居然还有铁一中的!一排土坯房子粮仓边是烤烟房,一口大铁锅在门口歪着,锈迹斑斑。张愉问:“这干啥使?”单锦喜说:“晃香油使的。现在不叫干了,一边闲着呗。”晋寅华看着地下晒着半场的玉米,问:“这些棒子怎么长得这么不点儿的小?”单风河说:“这是杂交玉米。风举从市农学院搞来的良种,去年种了十亩剩种子,结得真喜人,棒槌有尺把长,又多又饱满。都说好种出好苗,今年再种下去就不是它了,长得那个乱七八糟,二十亩地就收回来了这些,又秕又干,大家伙儿正不知道咋回事哪。风举到农学院去问,学校里乱了八唧的没人理。明年都不敢种了。要俺说,是前年一年长得忒好,把地力给抽拔干了,今年自然就不长了呗。”

听了他的话,张愉觉得不甚对,却又苦思不出道理来。众人又向村口东池塘边的养猪场走去,果然是一口猪也没了。单锦喜用烟杆儿指着猪圈,说:“公社不叫发展养猪场了,一家只能喂一两头。”到了池塘,单风河挺骄傲地说:“社

里骆旺树主任说了,种莲藕、喂养鱼是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,跟以粮为纲的农业方针抵着头。俺们马上清了塘,坚决不种不养了。”李焱看看张愉,说:“原来是这样。”

到了村东南,走近几栋房子,只见墙上钉着块木牌子,上书漆字:孤山大队初中完小学校。两栋土墙草顶的教室之间,一块不大的操场空无一人,学生们都在屋内自习。单锦喜笑说:“俺们的学校就仁老师,水平比城里的高多了。”常鲤波不解,问:“三个人教小学到初中?”单锦喜说:“不错。就两间房,教完了一级再教另一年级的,一天好几节课,一个年级上一节,什么都上。恁说水平高不高?恁们来了就好办了。”

两男一女三个年轻老师一起出来迎接。单风河用甜不唆儿的声音,对那女教师说:“荣秀莉,恁看谁来了?”微胖的女教师茫然憨笑着,一个男教师欢声笑说:“俺知道,是给俺们配来的新老师吧?”单锦喜“噉!”的一声,说:“俺说的吧?桂繁,觉着人手紧了?这都是下放俺们大队的知青。”单桂繁抿上了嘴,失望地说:“老喜爷又让俺们空欢喜了一场。”

单风河说:“就数人家风阁不叫苦了。恁要不想干,还回前队帮恁的大地去,行不?”单桂繁赶紧赔上笑脸说:“看恁河叔,人家啥时说不想干了?”单风河说:“要想干,别添乱!该说说,不该说别说。有的是人想干,风举就行,也是恁老喜爷怕人家说闲话,不叫他当就是了。还有单风临也能教,恁指定缺了恁不成了咋的?”张愉看那单桂繁摧眉折腰地唯唯连声,方察觉到眼面前这位大队支书颐指气使的凛凛威风。

到了通官道的路边上,修渠的几百人已经上了午后的工,都齐齐地放下活儿,直勾勾地看着他们走过来,单风河更加挺胸凸肚摇肩膀,目不斜视地摇摆着大鳖。于立说:“俺们也去跟社员干活吧。”单风河笑道:“慌什么?先歇一天两天的,往后还愁没活儿干哩?咱们再回到村西看看。”单锦喜说:“俺们孤山村前后队社员的屋子都盖在土山的南边。恁们看,东边和西边正好都有一块空地,恁们可选了一块,书记说了,明年一开春,就在那地儿上给恁们盖新屋。”

一行人从村子正中的土道上穿过。微风漫举,夕阳西下,一个不太大的水坑边上,只见有一个青年人两腿平铺在地上,光着膀子闭着眼,在一棵老枣树上使劲地蹭着后脊梁,脸上呈现出痛苦和舒适混合在一起的神情,树皮上和树根处蹭下来一堆带血痕的皮屑,让稀绌风儿刮的任哪儿都是。白鸥惊奇地问:“那是谁呀?看把皮肤都蹭破了。他干吗要那样?”单风河鄙夷地说:“这条赖皮狗,又没上工!”说着话,眼睛四下里搜寻着什么。突然,他的脸上显现出来极端愤怒的表情。于立惊心地看着他的视线望过去,看见不远处一个高壮白晰而富态的年轻妇女,正在向这边眺望,看见有人转身看着她,才极不情愿地车转身子,忙用簸箕簸着什么粮食,扒拉着秕子。

单锦喜走到那青年跟前,说:“铁锥哪,还是到公社卫生院看看去吧。啊?恁这样磨得血乎流拉的,化了脓咋弄来?”那个叫铁锥的青年并不睁眼答话,却

又站起转身抱着树蹭起前胸来。晋寅华、宋爱莲和常鲤波看见那人背上蹭破的皮肤血渍斑斑的，都害怕地转过身不敢再看。白鸥怜恤地看着那人的身上，从颈项下直到腰际，全是一圈一圈儿的损害组织，没蹭到的地方是银白的皮痂。单锦喜看她那样专注顾惜的样子，心思如被牵动了一下，叹了口气，对知青说：“他叫周铁锥，这得的是牛皮癣，很不好治来。”

陡的，单风河“嗷唠”地大叫一声：“单锦济！只许恁老老实实，不许恁乱走乱看！”众人朝着他喊话的方向看去，不远处土屋的边上，有一个老头儿策着歪拐木杖，也在向这边呆瞧着。白鸥见了不禁大惊失色：“单锦济？给我爸爸治病的单大夫也叫这名儿呀？嗯，真的是他？！”随着单风河的这一声大叫，于立看那富态的妇女快速回了屋，把门轻轻带上了。白鸥看那个叫单锦济的老人，亦缓慢地转身回了屋去。

单风河仿佛大出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你这个逃亡老地主！咱们走吧。”白鸥看周铁锥磨完了前胸，蜡白的脸上现出来舒适的惨笑，嘴里还喃喃着说：“真舒服！真舒服！”随后，他打开了一个油纸包，用手掌膏着里面黑糊糊的稠油，往那嫩红流血的地方抹着。于彤说：“那像是机车上的废润滑油。它能治这病呀？”这时候就见单风举老远走过来，到就近了，不说也不笑地侧脸看了看于立他们，对单风河说：“风河哥，恁的信，才从公社转来的。”递了信就走了。于立一下子就认出了他就是那年“检举”李焱“偷”藕吃的、老是带着微笑的那个欢眉喜眼少年，正要叫他，又忘他叫啥名儿了。喜老汉眯眯着眼笑着，说：“这是俺家的大小子，可不是个省油的东西呢。”于立听出他的话里仿似在暗示那件事儿，看李焱亦有所感觉。

宋爱莲目送着单风举远去，说：“我早猜出来了，怪不得他和小米儿长得很像。小米儿是您的闺女吧？”单锦喜点点头，说：“才这一会子，恁和她都闹这清楚的了？”宋爱莲笑说：“我和她就像老早认识的一样，怪投脾气的。”白鸥和常鲤波听她说话的口气里有些怪异的地方，又一想，这兄妹俩和他爹也真是长得像，都是一张嘴角上翘、眼眉喜兴、永远带着满足而微笑的欢喜脸！谁看了都觉得舒心。

单风河得意洋洋地展开了那封信看。单锦喜不经意地问：“谁来的？”“西极弟。”单锦喜不禁担心地看了看单风河，果见他的那双浓眉越皱越紧，还没有看完，便把信朝大裤口袋里一塞，咆哮一声：“奶奶娘的，涩河边上无青草，哪来一帮多嘴驴！”说完，对单锦喜说：“喜爷，俺到办公室去一趟，恁带他们上山上看去。”说完，也不看于立他们一眼，顾自回去了。于立们被书记突变的情绪闹得莫名其妙，单锦喜轻轻地摇摇头，带着他们朝山边走去。

到了山跟前，知青们颇感修篁飒飒有声，山半寒气凛冽，风带着哨音刮过去，土腥气直钻鼻子眼儿。晋寅华和常鲤波顿感手脚抽搐起来，也怕头发叫土灰弄脏了，对于立说：“以前我们上去过，太冷了，我们回屋了，你们上去吧。”喜老汉惊讶地问：“恁们啥时候上去过了？”宋爱莲讥笑道：“问于立和李焱吧，他

们才说得清楚！”听她的语气尖酸刻薄，白鸥用手指头杵了她一下，轻声埋怨道：“你也真是，干吗非把那回事儿兜出来？”宋爱莲自知失言，又不好转圜，只好以攻为守，说：“那有什么？于立因祸得福，作文得了头等奖，还把你也大大地吹捧了一番嘛，你咋能忘了？”白鸥也有点恼了，说：“瞧你，又把我也扯进去了，真是的。”晋寅华说：“难得看见鸥鸥发回子急，真好玩儿得很。你也会着急生气呀？像哭又像笑的。”四个女孩子“嘻嘻哈哈”地回去了。

于立一边上山，一边觉得脸上发烫，十分为难地开口问：“书记，您还认得我吗？”喜老汉看看他，略微摇摇头。于彤笑指李焱，说：“他呢？”单锦喜“呵呵”地直乐，说：“他一来，俺就认出来了！就是长得更高更结实了。咱爷儿俩真是缘分不浅！”李焱说：“到现在我的脸还在发烧哪。”单锦喜忙说：“那点子小事儿，过去了就散了。现在，俺再想种莲藕有啥用？公社一声令下，全都起了，一根藕苗儿也没留下来，连鱼秧子也没啦。”他说话的口气里似乎有着说不出的委屈。李焱问：“这座土山有多高了？”单锦喜说：“估摸着有十来丈吧。”张愉说：“三十来米高。在平原上显得很挺拔。”单锦喜说：“可不，天好的时候，到了上面，上千里的一马平川都望得见。今天刮起了土，看不忒远了。”

上到顶上，却是一个大大的平台。张愉说：“原来是个平顶山。”单锦喜说：“这山原来是有顶的。最早这山二十来丈高，叫给挖去了小半截。”于立问：“好好的挖掉它半截干啥？”“就是因为不是好好的，才挖的嘛。”李焱插话：“我们的家在哪个方向？”单锦喜指着南边儿，说：“东南天边七八十里地的下面就是。”山上望去，但见四野黄尘滚滚，漫天遍野，向东南飞去。张愉说：“根本看不清楚。”于立说：“单书记，您说，这周边几百里，平展展的大平原，怎么就这一块长出了一座土山来呢？”单锦喜说：“唉！小儿儿没了娘，提起来话就长。这是人工堆起来的。”“堆起来的？”“有二百来年了吧。”于立说：“你给我们讲讲？”单锦喜看看太阳，说：“太阳都偏西了，恁们要听，赶明后儿俺叫风举到恁们屋里，给恁一块儿说说它的沿革吧。”几个人都说好……

单风河回到了办公室，脸上犹然气哼哼的。他摸出瓶酒来，喝了口下去消消恶气。再把那封信掏出来，硬着头皮再看下去：

风河：见字如面。

我听说你最近干了件“好事”（我劝你先别想是谁告诉我的，也别想着报复别人）。没想到，我走了才两年，你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戕父夺妻害子，自古以来就是人所不齿的三大恶事。你不择手段，生生地把周铁锥的未婚妻夺到你的手里，你的心咋这么黑？你知道他俩的感情有多深，交往时间有多长了吗？

前些年，一个大队的上上下下都认为你还是个不赖的人，老实、本份、谦恭有理，当过兵，入了党，革命坚决，遵守纪律。要不，也不会叫你当大队支书。两年的运动下来，没人敲打你了，你就自我膨胀，不可一世，唯我独尊，当了造反军的“军长”，谁都不在你的话下。这次你和方宝明趁人之危，到底把人家就要办事了的婚姻给破坏了！

你知道过去铁锥对你多信任，多认可吗？你还不如一刀把他杀了，也算你是个好汉。他和方道珍就要结婚的事，在咱这沿河南北二三十个大队，谁人不知？谁人不晓？你干出这样一出伤天害理的事来，还怨得人人对你切齿痛恨吗？周铁锥堂堂正正的六尺男儿，叫他今后何以立足？何以为人？我听说他现在得了很重的牛皮癣，医书上说，就是心情极端压抑忧愤才造成的。我告诉你，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全大队的人都不会放过你……

他不敢再往下看了，西极信里的话越说越严厉，直捣他的心窝子。方道珍刚才那么痛切地望着周铁锥以背蹭树、想过去又不敢的样子，被他看得清清楚楚。这是个多标致的女人啊！眼会说话，嘴会甜人，白白胖胖，识书达理。四年前周铁锥把她带到澍河镇上逛大集，让他一眼瞧见了，就无比艳羡周铁锥的福气。按说，自己的老婆汤芝娥长得也不赖，可和人家方道珍一比，就差点子事儿喽，透出来的是一股子土气。

自汤芝娥怀上第二胎以来，单风河的淫欲和权欲一样，扶摇上升烈腾腾三千丈，几乎无法控制。最先把没出五服远房叔叔单锦栋的闺女，没娘的大鸾儿给奸污玩弄了。可怜大鸾儿还对他心存幻想，指望出嫁出门时，他能兑现给自己一台缝纫机的信言呢。汤芝娥死后，一次他到关庙去看方宝明，又偶然看见方道珍在门口纺花的情影，再也按捺不住心底里要弄她到手的燎原野火，便将自己的心事儿给方宝明说了。

方宝明虽然自小和他最投脾气，听到他说出来这样要死要活的话，心里大为吃惊，毕竟知道这是件忤俗之事，便劝道：“风河，恁这弦是要续的，可干吗非得要她呀？俺大队有的是没定人家的黄花大闺女，由恁挑一个，俺去当大媒！”单风河说：“除了她，俺谁也不要！”他知道方宝明是个侠肠义胆之人，只有态度决绝，才能激将起他来。方宝明依然劝道：“她和恁们的周铁锥都好了那么些年了，恁又不是不知道……”，“他们要是结了婚，俺就不动这个心思了。”“铁锥也是这方圆几十里地的名人。恁夺了他的恩爱，不怕人家背后嚼死恁？”“让他们嚼吧，俺明媒正娶，又不犯法。宝明哥，俺俩说到这个份儿上，也不怕恁笑话了，俺要是得不到她，活着也没啥意思。俺还就不相信，俺在恁眼里连周铁锥也不抵啦？”方宝明看他铁搭子六齿，齿齿指向方道珍，也不得不考虑起对策来。

方宝明和周铁锥的关系也是挺不错的。周铁锥每次来关庙大队说书，他也是铁杆的书迷之一，替铁锥招罗人众，自己也过回听书的瘾。有时候，还怂恿铁锥说俩古段子，《说唐》、《大小八义》、《施公案》啥的。周铁锥人精嘴甜，老是明哥长、明哥短的曲意奉和，在他心里早把周铁锥当成好朋友一类的看待。前次周铁锥来看方道珍，给他带来了一条玉笛烟和一块儿糖。方宝明还开玩笑：“恁这算发喜烟、喜糖了不？”周铁锥一本正经地说：“这是感谢恁对弟弟俺多年来的照应。结婚的时候书记哥恁可得帮老弟的大忙哟？”方宝明说：“道珍是俺远房的妹子，这个忙，恁不说俺自然也是要帮的。”现下，两利相权取其

重,两害相权取其轻,从“政治结盟”的角度,方宝明很快做出了决断。

他心里清楚:文革前周铁锥没上了大学,是因为他家里人60年都饿死光了,只留下他半大小子光杆儿一个,还是单锦喜、李王氏拼命努着劲儿、搏衣节食,供他上完的高中,后来差点儿没考上了大学,只好回家务了农;方元银的闺女方道珍,下面还有三个兄弟都能干活。方元银过去是二地主,解放后划了富农成份,相当精明强干的一个人。方道珍娘包启菀,也是大队妇女里数得着的利落干净人物,虽说家庭成份高点,却也把家道操持得里外有光。偏偏方元银夫妇思想还很开通,把闺女送到县城里读了高中。63年和周铁锥两人都参加了高考,据说她的成绩比周铁锥考得还好,几所大学政审时,一看她家是富农家庭成分,正是阶级斗争观念开始甚嚣尘上的时候,成绩再好,谁还敢录取她了?

方道珍落榜后,为此哭死过去几回,最终无法可想,只得认命。在县高上学时,方道珍和周铁锥就合过眼色,心神相交,上学回家同来同去地交往了三年,虽然没有谈婚论嫁,却也只差弹弦子的不离谱儿了。这下两人双双落了大学榜,又都同病相怜,很快便定了婚。再经几年耽搁,眼看看她的弟弟们都长大了,铁锥也有些许积蓄,单等挑日子过门儿啦。

这方圆几十里的十好几个公社,要提起方宝明、单风河来,倒没几个人知道的,可要说起周铁锥来,几乎是妇孺皆知!在那乡下没有电影电视。难见戏剧下乡的时光,周铁锥冒着说“黑书”的风险,跑遍了潞河两岸的多个公社,拳打脚踢出场子,左右逢迎结善缘,靠着肚子里的几十部大书的底子,四五年来说遍了周遭一方,有着不小的名气。本来单风河和他的关系也相当好,虽说大反所谓自发势力,偏偏却对他始终网开一面。周铁锥外出说书,他叫单风余给他暗记工分,一晚上能挣来三五块钱,按一半的数交到了队里。几年下来,凭着周铁锥的“腾挪”功夫,倒也两相无事……

想到这里,方宝明叹了口气,道:“唉!为着恁俺俩的情份,俺也只好得罪他周铁锥了。恁看这样一来行不?”他把自己的计策向单风河说了。单风河听了连声说好,这可拿到她方道珍的七寸上了,就这样办吧!两人又合议了一会儿,单风河回孤山静候佳音去了。

随后,方宝明先找了方元银。开头,把单风河的意思委婉地说了出来;中间,替他分析了他的家庭命运、指出今后的光明前途、前因后果、晓以利害,可谓苦口良心,予取予求,全盘操纵;最后,才把底牌抠了出来:大队向公社写申请,因恁方元银的改造表现十分突出,尤其在前年的水灾之中,大水漫村之际,冒着淹死的危险,凫水将生产队圈里的几头当使耕牛,救到了潞河大堤上,避免了一回重大损失,有立大功的表现。经过社员大会一致同意后,摘掉富农帽子,恢复社员的成份。但是,有一个前文儿,就是照顾孤山大队支书单风河对方道珍的情感,她必须嫁给他,上面的一切才能办理。现在各大队正筹办合作医疗,物色赤脚医生。道珍嫁给了单风河后,俺推荐恁家的大小子,当这个赤

脚医生。方元银听他说完,出得来了通身的大汗!他清楚地知道,这或许就是全家结束噩梦之日,而道珍跳入苦海之时!只得口应回家商量后再给回话。方宝明大度慨允,方元银踉跄而归。

晚晌床上,方元银先把意思给包启菟说了。包启菟听后握住了嘴,“嚤嚤”地哭了起来,小声数落起周铁锥的种种好处来:“那孩子,不光是一表人才,嘴蜜腹甜,对道珍是一百个实诚。说书的挣到的,比干活出大力的也强多了。这孩子每回来也没空过手,顶不济还拎几斤馓子来呐,爷长娘短弟弟好的,逗着人喜欢。村里人谁不说,俺道珍说下了个好婆家!这样说拆就把俩人给活生生拆开了,就是变成社员,俺家在村子里也没脸见人了。又说了,嫁给一个才死了老婆的,道珍她干吗?还有,人都说这几年,单风河变得顶不是个东西了哩。我看他贼眼带獠光的,道珍嫁过去了,能有好日子过?……”,唠唠叨叨,一刻不停。

念叨得精明细致而又一生谨慎的方元银也没了主意,颤声道:“孩儿他娘,俺这辈子也是对不住恁了,叫恁戴着个富农婆的帽子。恁就不替俺们那仁男孩子想想了?没看见吗?整个大队的地富子弟几十口子,别说参军、上大学、当干部了,就是能找到老婆的,又有几个?人家宝明指出的这条道,俺们要再不走,恁就干等着断根绝后吧!”听到这里,包启菟这才倒打着声“嗝儿”,止住了哭。她娘家在西边县城的城关大队,也是饱受高成份之苦,两个哥哥的孩子要人材有人材,要长相有长相,就是找对象困难,都拖到快三十好几岁了。想到此,浑身起了如栗子般大的鸡皮疙瘩,千艰万困地说:“要不,跟道珍说说后,再赁(论)?”方元银说:“俺去说!她要同意就办,不同意就散。只可惜亏空了铁锥那孩子喽!”

第二天晚上,夫妇俩把兄弟仨打发出屋,关上门,才把方宝明的意思合盘托出。方道珍心里自然清楚,爷娘这是把自己送了人,给弟弟换个好家庭成份使了!她一语也不发,转身走进了自己的屋里头,倒门死了门,躺在床上,三天三夜,不吃不喝,也不出门来。弟弟们见了,一起焦躁难过,一再逼问父母:“俺姐这是咋啦?”“犯啥病啦?”“赶快送公社卫生院吧?”“要不要告诉俺姐夫一声?”夫妇二人无法回话,强忍着悲情,拍打着方道珍的房门,说:“道珍!恁要是不同意就算啦!”“俺的好闺女,这水还是要喝的嘛!”

二弟听出爷娘的话里有不明不白之事,便问:“俺娘,恁们是不是跟俺姐说啥啦,才惹得她这样难过?”包启菟赶忙说:“有没有,恁姐这是棉花地里打农药,熏了头。都三天了,毒劲该过去了。恁们劝她起来吃饭吧。”二弟急了火,把门使劲一推,居然打开了。弟兄三个进去一瞅,姐姐原来那么丰腴的体态、亮艳的肤色,现今竟然如同夏至后的芍药花一样,面容枯槁憔悴,简直换了个人!兄弟三人膝盖发软,一起跪在她的炕前地下,二弟连哭带喊:“俺姐!恁是俺家的顶梁柱,恁要是有个三长两短,爷娘指定也得难受死了,这个家就算家败人亡了。恁要真是心疼俺弟兄三个,就起来吃点东西吧!”说着三人掩面

大哭起来。

许久许久,才听见方道珍轻声说:“俺的好弟弟,恁们都快别哭了。恁们先出去,俺要穿衣服了。”二弟转悲为喜,欣喜地看着她,说:“俺们出去,恁快起来。”又过了多时,才听见方道珍的轻呼声儿:“俺娘,恁给俺煮点白芋叶的棒子面盐糊糊喝,好不?”包启菟急忙从命,从自留地头间掐了一把白芋叶,锅里搅上稀糊玉米面,开了放进白芋叶,不大会儿就熬好了,又点了些香油滴子盛碗端进来。方道珍从容徐缓地把那一锅的咸糊糊都喝了,还直说:“真香!真好喝!”眼看着脸上就有了些生气。然后,她说:“俺爷,俺娘,恁们前儿说的,闺女俺都同意了。”

方元银听了,转身扑到门框上,放声悲恸,也不知回避那三个懵然的大男孩子。却正是刚才道珍听了二弟的话,才把她的厥关打开了!她是这样想来的:既然俺一个人的命运,关乎那四个男人的命运,而铁锥和弟弟们的是一比三,俺只能选择人多的一方了!唉,就像铁锥说的书里的话:俺造化如此,任谁也无解!想到此,她的心仿佛豁然开朗起来,这才感觉到了难奈的饥饿。

方元银怕她再反复,又等了两天,见她除思维尚有些懵懂外,饮食起居一如往常,这才知会了方宝明。方宝明闻言大喜,赶紧把信儿捎给单风河,叫他赶快送聘礼来,定死下了心才踏实。单风河高兴得差点没有中风喽!刚好还有童国蕾发的那两千多块钱带在身上,忙用红纸包了三百块当聘金,又用黄纸包了两百元叫单给方宝明,着单风奎火速送了过来,人算是聘下了。三百块!这可不是个小数目,足够一个棒劳力全勤干它三四年了。那另外的两百块给了方宝明,算是操劳、说媒的劳务费了。周铁锥还被蒙在闷瓮子里。

这天,看看快到农历八月十五,周铁锥骑着借来的自行车,提了两瓶口子酒,拖着央人到公社屠宰站买了新鲜半片儿大肉,到城里再买了一盒高价月饼加一盒点心,都用红纸包好了。又穿了一身崭新蓝卡其布的解放装,脚套黑面白边的懒汉鞋,头发梳得溜溜光,来看方宝明和老丈人。正是滢集逢八的大集日子,路上赶集的人络绎不绝。人家一看他的这身装束,情知这是来放最后订日子礼的了。周铁锥乐得合不拢嘴,一路上和遇到的所有人打着连连儿,下了无数次的车,点了无数次的头,这才来到了关庙大队的路口。

有人问:“铁嘴,恁的大喜事定在啥吉日啊?”周铁锥笑答:“八月十五月上天。”有人说:“那俺都要去恁家喝喜酒了。”周铁锥嘻笑说:“每人两块只管来。”那人说:“俺没钱,不去了。”周铁锥赶紧拦住他,说:“说笑斗嘴人活泛,当场不交不好看。有人记账无白嘴,没有俺送恁俩钱,说啥恁也得来哟!”说着套出叠票子,要给人家两块酒钱,谁还好意思接?倒是看着他掏出的那一大把钱,“啧啧”地赞叹不已。

到了滢西队,先去见了方宝明。周铁锥“嘻嘻”笑着进了屋,把两瓶好酒先放在桌上,复掏出托人买来的带着双喜的烟卷儿,要给他点上。方宝明坐在炕沿儿上,不接烟也不看他,用低沉的语调说:“铁锥,今后恁就别到俺们大队来

了。”周铁锥惊愕之极，慌乱地问：“俺宝明哥，恁这话从何说起的来？”“有人向公社写信了，揭发恁到俺们大队来说唱黑书，宣传迷信，把俺也捎带上了。公社骆旺树书记批评恁了，说俺阶级斗争的觉悟不高；还说，今后不许恁再乱说乱动，要抓恁的黑典型咧。唉！俺也担待不起了，恁把东西都拿走走吧，打今后再也别上俺的门来了。”周铁锥如闻当头棒喝，震得他脑子发木身发糠。才说镇静了一下，扭脸看见方宝明老婆任秀绒望着别处的眸子里闪着凄清的寒光，知道这个一向善待他的女人也已无能为力，自己再能说会道，此时又有何话可讲？只好快快提起那两瓶口子酒，惶惶乱乱地转到丈人家来。

还没等他把自行车架住了，方家仁兄弟从屋里出来，老二方宝前说：“周铁锥，这是恁以前下的聘礼钱二百块，恁点点，拿走吧。今后恁跟俺们家再没有别的关系了！”周铁锥惊愕地看着过去对自己崇拜的五体投地的仁兄弟，咋一晚上脸变得竟跟那死孩子蛋似的，绷得这紧？不禁怒从中来，问：“宝前，恁说这话是啥意思？叫恁姐出来。”“俺姐到大王庄俺姨家去了”，老三方宝安说。“啥时回来？”“啥时回来跟恁也没搭连了！”老大方宝庄眼中恶光如炬。“那恁们先把大礼收下吧。”周铁锥要卸贴着红纸的半斤猪肉。老三方宝安说：“谁要恁的臭猪肉，快滚！”这声叫骂惊动了左邻右舍，一起聚拢来看热闹，并无人敢拉这种架。

周铁锥勃然变色，喝道：“方宝安，恁嘴里放干净点儿！”然后转向几十上百的人众，用说书的特有磁性嗓音，宣说：“列位老少爷们儿，婶子大娘，姐妹兄弟，俺周铁锥想必大家都熟知，寡汉子一条，说书的一个。俺和方家大闺女方道珍打五六年前就谈恋爱，大家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？眼看就要办事了，今天好心好意来送大礼，明天就到公社扯结婚证。这是前时俺和方道珍两人征求了她家老人意见确定下了的。谁知节外生枝，今天打才进了这门，这仁兄弟脸不是脸，嘴不像嘴，上来稀里噗哧就是满嘴的臭七，要俺和他姐断绝关系。俺是小嘴嘴吹大凉脰——哈都哈不过来了。有姓寸的，没姓尺的；有姓孙的，没姓爷的，恁仁猖狂个啥？”说到这里，那三位愣种儿居然像在听他说书一般，一句话话儿也对不上。

周铁锥脸上泪行如蚓，呜咽暗哑变着声儿，继续道：“男儿有泪背人弹，只因今日太伤心。敢请列位乡亲指教，俺和方道珍谈恋爱、处对象，碍着这三个精光寡汉条子的啥事儿了？他们有啥资格说俺和她没关系？俺对恁们兄弟仁讲，想用瞒天过海的办法，截断俺和方道珍的关系，办不到！今天恁们不把事情来的来龙去脉说个清楚，俺还就不走了，秦桧还有俩好友呢，况乎俺老周！俺不是要和恁们结婚，那是棒打棒子没结果。她方道珍活也好，死也罢，不从我嘴里说出‘断婚’俩字来，俺决不收回聘礼！……”

周铁锥是越说情绪越激昂，禁不住得嘴里便刻薄了起来：“列位乡亲，大家伙儿来给评评理，自从俺们穷人的共产党平了天下，铲除地富打恶霸，什么时候俺们贫下中农害怕起富农分子来了，哎？恁滢西庄这几个富农羔子，居然敢

骂起贫下中农来了,简直是要翻天啦!俺周铁锥倒成了尚恁家的高枝儿的了?叫恁家老爷子出来,俺跟他论理论,到底是……”,“铁锥,恁就少说两句好不好?恁明明知道俺们一家捆起来也说不过恁,恁就歇歇嘴吧!俺方元银胆小怕事,在这求求恁了!”周铁锥自知愤慨之下话说过了头,忙叫道:“老人家,俺绝不是这个想头,俺……”,“对不住,俺不是恁的啥老人家不老人家的,俺们家道珍没有许配给任人。俺们家成分高,攀不起恁贫下中农出身的说书人。”“老人家,俺和道珍好了这么多年,恁说说,啥时候俺嫌弃恁家的成份了?”

方元银老泪一如滹河之水倾情而下……却突然挺直了身子,朗声道:“看来不打开亮窗,说不了亮话。周铁锥,这可是恁逼着俺说出来的呀!就算是过去恁和道珍好过,她也没和恁打了结婚证。恁是个啥样的人哪?大队宝明书记前儿跟俺说了,恁被人揭发出来黑书,讲反动故事,公社要抓恁的歪典型。哩!恁别当俺们啥也不知道。俺们家本来成份就高,托乡亲们的福,看在俺一向表现尚可,集体要求给俺摘帽。俺不能再把孩子朝火坑里推!恁要是被打成坏分子了不打紧,难道让俺们道珍跟了恁这样的人,和俺一样,再戴上顶啥好帽子,过了一辈子去不成?坏分子加富农子女,那就真的靠色节省到底了!”

听到了这儿,周铁锥方才知厥中就里,像被打了三番霜的倭瓜叶,立时萎顿了下来,不觉腿脚共济失调,差一点儿没栽倒在地上。众人议论纷纷,到底是本庄本队的相互倾向着,都开始编排起周铁锥的不是来。便听见有人喊:“打这个反动说黑书的!”有人像要捋胳膊动拳了。方家那条高大猛犸的黄狗也翻脸不认人了,龇牙裂嘴咆哮着要扑向周铁锥,倒被方元银给喝止了。在人堆里的白髯苍苍的方元闾老汉赶紧推了周铁锥一把,说:“既然如此,恁还愣在俺们这里干啥?还不快走!”说着,老胳膊腿的身子挡在中间,用眼色催着周铁锥。本来周铁锥因为说书老走夜路、为防不测而暗练的一身武艺,根本不愧这帮人,无奈心神已疲,无心打架,只好丧气地推起车子回走,背后传来一片嘲骂之声,不绝于耳。

骆旺树根本没找过方宝明。方宝明是按那回单风河补充完整自己的计谋,才这样说给方元银的。单风河说:周铁锥也不是个任人骑跨的善马驹儿,能说会讲人诡道。可谁又能不厌诈了?要想让他一下子就对方道珍死了心,只能采取这样一刀封喉的绝招。周铁锥果然中计,回去后,就像换了个人,天天昏睡不起。不管单风举、单锦喜和李王氏怎么劝导,乃至小米儿等一茬儿的女孩子们打抱不平,来到他屋,给他说话宽心,周铁锥就是一句话没有,书也不说了,单等着公社来人拿自己了。几个月过去,并不见公社来人,倒听得大年节下方道珍嫁给了单风河的疆闻!周铁锥突然间明白过来,自己让人家给耍弄了!

68年年三十,单风河娶亲那天头晚,周铁锥身怀利刃,要在方道珍进洞房的同时,撞她个鱼死网破!李王氏因李西极来信当中,提及要她注意周铁锥的情绪,莫要做出极端之事来。她看出单风河要办事这几天,周铁锥情绪抗拒

的,觉乎这孩子要闹出人命关天的大事,便和单锦喜两人夜里潜到他屋头,这才问出了真情。李王氏再三劝着:“……铁锥哪,千万不可一时犯了鲁。要俺看那个方道珍的为人,决不是自个儿心甘情愿的,定准有她难说出口的事儿来。恁要是真心实意地喜欢她,就要设身处地为她想一想。再说到了风河,没想到这两三年乡下放了羊,他变得这样怪里怪气了!恁说书不也老有一句文的吗?多行不义必自毙!俺们单看他能有啥三刀子甜蜜果儿吃吧。”

单锦喜也笑道:“铁锥,事情都已就这样,恁也别把心思都放她身上了。恁要是看上了谁,方圆十里内,老汉俺为恁提亲。”周铁锥望着这俩不是自己爷奶、胜似自己爷奶的老人家殷殷的目光,不由不熄灭了杀心一片!他又是个无比颖悟的人,一通百通的,当时就溜掉了满腔的虐戮之气。于是,刚巧在方道珍进了单风河洞房的同一时辰,他也出了趟远门,一个月后才回来,规避了一场可能发生的血腥屠门。

到底意难平!心中块垒何以消解?不期,周铁锥染上了酗酒的毛病,整天喝得醉醺醺的,依然偷偷摸摸说书挣点子钱,却到处托人买酒喝。单风河心里有鬼,怕人家说他往死里整周铁锥,反正方道珍也娶到手了,转而对他是不管不问,任其不请假外出,单风余照样“糊里糊涂”地给他记着工分。祸不单行——入了秋,周铁锥的胸前、背上开始发痒,不久,其痒难挨,长出了一身的牛皮大癣。也不知道谁竖着嘴浑说那是麻疯病,流到哪儿烂哪儿,谁沾了谁也就长,纷纷扬扬传得方圆十来个公社尽人皆知。这下书也说不成了,到处求医问药也治不好。于是自己看书瞎捣鼓,病却越发的沉重了起来。李王氏提出让单锦济给他看看,说他治这种因为心智迷失造成的疾患是一绝。周铁锥说,俺没有心智迷失,祖上有训,宁死不求他冀单这一支!一拖至今。

那单锦济解放前夕为避战祸、受朋友之邀离开了家,并不知道自己被划为了地主。到了南方桂市,开了医疗门诊,后因小有名气,被铁路医院录用。再后来调动工作回了滨淮市,老家孤山早已经没了直系亲戚,十来年也没回过。凑巧有天周铁锥和单锦喜在市里看栗秋芬主演的柳琴戏《桃花扇》时,还没开演,单锦喜指着一个从脸面前走过去的高大之人说,这人咋像是单锦济来!周铁锥一听,是自己的世族仇人、逃亡地主也在戏院里了,立即怒火窜升,恨不得立刻就把他擒拿归案,连一丝看戏的心思也没有了。等戏演完了,单锦喜等着那人过来,再仔细看了看,确认就是单锦济。周铁锥不听单锦喜的劝告,跟踪他去了老白宅门口,向那家女佣人打听出此人在铁路总医院上班,回来后犹自恨恨未已。

单锦喜清楚,“四清”的时候,单锦济在单位被查出历史问题,就是周铁锥写的揭发信。信到了铁路局党委那里,经路局公安处的处长石千山来孤山核査取证后,单锦济被开除公职、勒令回乡就是顺理成章的了。妻儿在他被驱之际,和他断绝了一切关系,方得以留城,没跟来乡下。单锦喜知道周铁锥的世仇心重,从不催他找单锦济看病。